沙巴抗日英雄神山游击队

（余清禄编写）

1941 年 12 月 8 日爆發太平洋戰爭，12 月佔領了馬來半島，1942 年 1 月完全佔領英屬婆羅洲。為反抗日寇的残暴殖民統治，以沙巴客家及天津華人為主的民间反抗组织「神山游擊隊」，在 1943 年 10 月 9 日揭竿起義抗击日寇。

82 年前神山游击队的亚庇起义，从 1943 年 10 月 9 日 至 1944 年 1 月 21 日，坚持 3 个月 1 周又 5 天。

亚庇，是一个有光荣抗日历史的地方。1943 年 10 月 9 日，声震东南亚的亚庇“神山游击队”在郭益南领导下，揭起抗日旗帜，当晚占领斗亚兰和亚庇。次日是双十节，有数千人参加庆祝活动。起义后，游击队迅速壮大，由开始的 300 余人发展至千人以上。但也很快就遭日军反复多次重兵残酷围剿，连续驳火和奸细为虎作伥，面对伤亡和缺粮、缺子弹、缺药品的严重情况下，预定的美军承诺援助，苦等不见踪影，队伍减员，只好分散保存。同年 12 月 19 日黎明 4 时，百多日寇包围兵南邦天津村（山东村），威胁村民说，如果捉不到游击队领袖，就屠杀全村 4 百位男女老少。**郭益南等 5 人为保护百姓，毅然被捕。1944 年 1 月 21 日郭益南及被逮捕的抗日勇士 176 人，被日寇惨杀在亚庇必打卡士路五里半火车铁路旁**。此后，幸存的游击队不断遭日军捕杀，华人及当地居民财产损失无法计算。据不完全统计，**在亚庇及古达两地先后歼敌约百餘名，而游击队员、支持者、及无辜者，牺生总数 2000 人以上**，这就是震惊东南亚的亚庇“十月血海”事件。**1944 年 5 月 8 日在婆罗洲最北边的古达，日军制造的古达惨案死亡人数竟达 800-1000 人。**

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亚庇建有必打卡士战争烈士纪念碑，和在古达建有古达滨海“殉难同胞纪念碑”。每年的 1 月 21 日都有官方主导和民间联合舉辦追悼儀式。沙巴政府代表 社团领袖 各国外交官员 烈士家属代表等向神山游击队烈士献花圈。

上图：必打卡士战争烈士纪念碑（Petagas War Memorial）是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日牺牲的神山游击队烈士。沙巴政府代表、社团领袖、各国外交官员、烈士家属等，每年都在比打卡士神山游击队悼念仪式上献上花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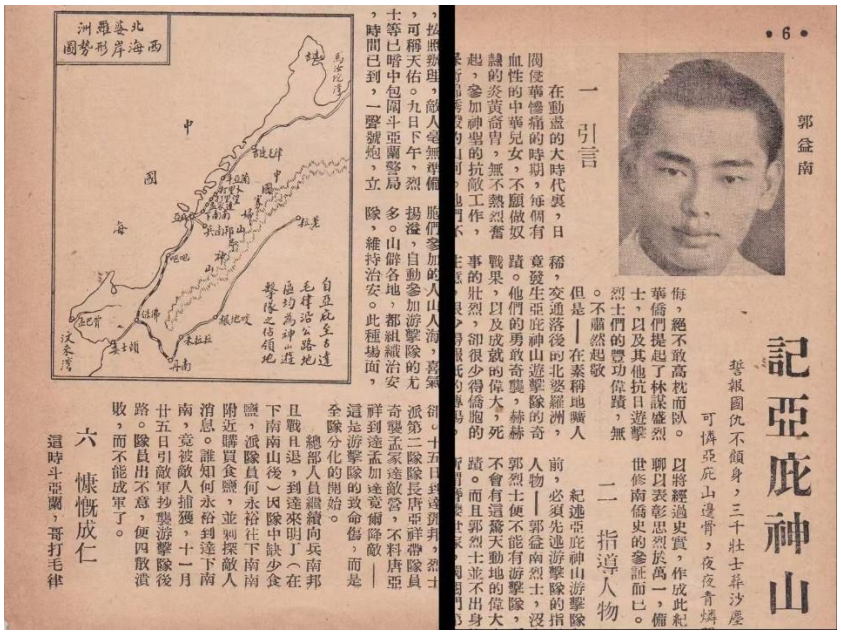
上图: 沙巴副首席部长杰菲里吉丁岸（前排右六）、**中国驻亚庇总领事黄世芳（前排左四）**、亚庇市政厅副总监罗伯里邦等人，出席悼念献花仪式，缅怀当年为抗日牺牲的英烈们。

2024 年 1 月 22 日 出席必打卡士神山游击队纪念公园进行悼念仪式的，共有各界人士 1300 多位。

沙巴抗日英雄郭益南

上图：抗日英雄神山游击队领导人郭益南

遊擊隊雖在人數上比亞庇地區的日軍佔優勢，但裝備卻很匱乏，只有在1943 年 8 月從美國一菲律賓部隊獲得三把手槍，十把霰彈槍和一箱手榴彈。於是，数以百计的巴冷刀就成了主要作战武器。



記亞庇神山

郭益南

郭益南（又名郭宏南）祖籍中国广东潮州揭阳，祖传痔科医生，1919 年出生於砂拉越古晋。1941 年 22 岁时，来沙巴（当时英属北婆罗洲）亚庇（当时的哲斯顿）行医。1944 年 1 月 21 日蒙难，时年 25 岁。

郭益南於 1942 年 6 月 6 月初组织“救华会”，任会长，成员有江赐培、谢育德、黄永清、温流芳等人。

1942 年圣诞节，郭益南宣布将“救华会”改名为“神山游击队”。郭益南为司令，江赐培、陈金兴为副司令，军事顾问为林廷发。游击队下辖:

第一部队队长: 贺举，副: 杨显锦；第二部队队长 唐仁祥，副: 叶益辉； 第三部队队长:叶赐安，副队长:廖添。

总指挥:张麒霖，副指挥:潘碧池。

每一部队成员有 36 人，至少有 31 人。

据参加当年起义者之一的大刀手李明回忆当年一部份参加起义的忠勇义士有:

曾慰兴、张贵友、张胜恩、罗月华、罗送、叶金、谢明光、谢石、曾九、叶森、古亚慰、蓝贵连、邹桥、潘新记、聂明、陈永华、张运祥、张友义、张传恩、张亚木、张亚友、郭南松、何里活、叶亚浪、叶金、李乍明、温扰、冯光明、张叁、徐志祥、徐展祥、彭福、唐仁昌、杜海、徐顺祥、廖清、罗魁、李五、陈贵（大刀手）、黄林、叶益菲、徐志宏、罗福、邹月、吴美华、何复常、温候、陈英文、张安益、邹康、吴福华、黄金兴、郭益光、黄霖生..... 等。

神山游击队还有古达地区分队：

- **钟武贤**：队长，1943 年 8 月于古达组织**百余人准备响应起义**。

- **汤觉尘**：参谋，协助钟武贤联络队员。

在神山游击队军事顾问林廷法提供讯息与安排下，郭益南於 1943 年 4 月，以医生身份赴苏禄岛打维打维联络美军，郭益南在和美军商谈时，拒绝美军直接介入，坚持沙巴人民自己主导斗争。

1943 年 10 月 9 日晚上，郭益南就在斗亚兰及亚庇，领导神山游击队毅然起义。两地起义势如破竹，歼灭日寇约半百，缴获七八十支枪，馀寇狼狈逃遁。

10 月 12 日 日军在孟家达登陆攻打起义部队。由于日军连续出动空军轰炸和部队大举进攻，而游击队总部不断转移，队伍缺乏粮食，更缺弹

药，多次遭遇激战，但游击队伍仍然充满斗志，坚持斗争。因大家坚信，起义之前美军曾向郭益南司令承诺会前来增援我们。大家认为，再坚持三四个月后，到时，联军就会有充足的枪弹来增援。，所以斗志还很旺盛。游击队总部的观察员，每天都登上高点，用起义当晚缴获的望远镜，向嘉雅岛海口方向瞭望，可是每天都失望而回。“美军增援”之事，直到 12 月都始终未见踪影。

同年十二月，郭益南与五位战友，退匿於兵南邦山东村附近山洞，却遭奸细告密，引至日寇大队围攻和逼迫威胁要屠尽村民。郭司令为保全山东村四百男女村民性命，而作自我牺牲，弃甲出洞，毅然被捕，惨受酷刑，始终不屈。

1944 年 1 月 21 晚，郭司令於江赐培等被押至必打卡士斩首成仁。翌年亚庇同胞在必打卡士树立临时性纪念牌坊。

1979 年，沙巴政府正式立碑以永久纪念，并定於每年 1 月 21 日为神山游击队烈士纪念日，供国人凭吊。

沙巴政府也将亚庇市甘榜阿逸的一条横街，命名为 Jalan Albert Kwok，以留永誌，以表扬郭益南为代表的所有为沙巴而慷慨就义，壮烈牺牲者们的崇高精神。

沙巴首任元首慕斯达法领导古达游击队参加起义抗日

上图：慕斯达法哈伦（Mustapha Harun）

亚庇起义虽然由华族青年发起，但是数个月的筹备过程中，得到苏禄人（Suluk）、巴瑶人（Bajau）、卡达山杜顺群、南亚移民等族群的参与。**涉及这次起义的名人，还有沙巴第一任州元首慕斯达法哈伦（Mustapha Harun）、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唐纳斯蒂芬斯·（Donald Stephens）的父亲朱勒斯蒂芬斯（Jules Stephens）**等等。

除了亚庇，部分西海岸城镇的地方领袖在同一天也发起零星的抵抗，如保佛的 Pa' Musa，如今的保佛民众会堂即是以他命名。

1918 年生于沙巴的**慕斯达法**，年幼 8 岁时在英国官员家里当杂役。1932 年时只在古达圣占斯学校读了 9 个月，后来转到县长办公室当杂役，继升任服务员及土著书记。日本南侵时慕斯达法哈伦（Mustapha Harun）**远赴菲律宾受训，参加游击队抗击日军**。1945 年盟军为反攻婆罗洲做准备，他参加发动双十字行动（Operation Agas），侦察传递情报。日军 1945 年投降后，他被派往英国参加胜利游行。从英国回来即被委为土著长官，负责重建战后的北婆罗洲。由于受到英国人赏识，他出任北婆议员及行政议员。并在 1963-1965 成为沙巴首任元首，后於 1967-1976 之间三度出任沙巴首席部长。

古达抗日领袖慕斯达法与神山游击队古达分队钟武贤队长

慕斯达法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跨民族抗日联盟的缔造者，他整合古达沿海的苏禄渔民、杜顺族（Dusun）山地部落及华裔（客家人为主）力量。他以古达半岛的 Kampung Landung Ayang 为指挥中心，在丛林村落（如马东贡 Matunggong）建立隐蔽营地，利用渔船和山林小径传递情报。

慕斯达法说服杜顺族头领 Panglima Ali 提供山地藏身点，利用其部落熟悉地形的优势开展游击战； 他 联合古达华裔领袖钟武贤（Chung Wu Hsien）、汤觉尘（Thong Kok Chin），将古达分队纳入神山游击队体系，共享从菲律宾打维打维岛获得的少量美军武器； 他 组织苏禄渔民以捕鱼为掩护，突破日军海上封锁，运送武器。1943 年 8 月，他们安排协助转运郭益南从打维打维岛获取的军火（藏于白糖货舱）在古达知加甲板，接收

打维打维岛运抵的美军武器，由队员郭元发兄弟，伪装成商货转运亚庇；他建立海岸瞭望哨，监视日军从古达港向山打根的物资运输，多次向盟军传递日军舰船动向。

慕斯达法、钟武贤等人，有百余名队员，分为爆破、情报、突击三组。 原计划配合亚庇 10 月 10 日在古达起义，因亚庇方面提前在 9 日起义而引起日军戒备，改为独立作战，进行破坏交通线，炸毁古达-山打根公路的 3 座桥梁，延缓日军增援亚庇。 他们还炸毁古达港码头设施，焚毁日军囤积的 200 吨橡胶（切断战略物资输出）。

在亚庇起义期间，古达游击队为牵制亚庇日军，特地在古达北部 Tandek 地区制造佯攻，吸引日寇一个中队北上，减轻亚庇起义压力（后因主力起义失败被迫撤退）。 慕斯达法和钟武贤等，还在 Matunggong 进行伏击战，在丛林设伏，歼灭 12 名日军巡逻兵，缴获步枪 5 支 。

1944 年古达惨案中的被捕牺牲与继续抵抗

慕斯达法在日军於古达进行残酷围剿时，指挥还坚持抗日的力量，疏散平民至丛林，但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慕斯达法在 1944 年 5 月 3 日“古达惨案”中幸存**，战后成为沙巴独立运动领袖。

沙巴古达（Kudat）滨海“殉难同胞纪念碑”

古达滨海殉难同胞纪念碑（Kudat Massacre Memorial）是 1995 年当地华人社团为纪念 1944 年“古达惨案”中的罹难者，而在当年乱葬岗，集资立碑为念。据史料记载，驻山打根日军第 37 师团宪兵队在镇压古达抗日武装时，於 1944 年 5 月 3 日在古达滨海地带集体处决约千名游击队员及平民（含华裔、苏禄族、杜顺族等），其中华裔牺牲者占比达 70%。

立碑宗旨

由当地华社与土著团体联合倡议设立，**旨在铭记抗日斗争中 跨族群合作，抗敌卫国敢於牺牲的精神，并警示战争悲剧。碑文强调“血染沙巴，魂归中华”，体现华裔与沙巴土地的血脉联结。**

纪念碑主碑文：以中文与马来文双语镌刻，中文内容为 “**殉难同胞纪念碑**”，并标注惨案时间（1944 年 5 月 3 日）。

纪念碑副文：记录事件概要：“**日军屠戮千余义民，华裔七成，余为苏禄、杜顺同胞，共卫家国，血染海疆”**。 碑侧刻有挽联 “**碧血千秋，丹心万古**”，表达对英烈的永恒追思。

“对我们家族而言，没有比保卫祖国免受侵略更崇高的斗争了”

上图：2023 年 1 月 22 日 神山游击队烈士家属代表 Benedict Leo Stephens 致词，他的祖父 Jules Stephens 是神山游击队烈士。**Jules Stephens** 也是已故沙巴前首席部长暨州元首敦唐纳斯蒂芬斯的父亲。

已故朱尔斯·斯蒂芬斯的孙子 Benedict Leo Stephens 说："我的祖父是位意志坚定的人，他毕生致力于为沙巴人争取权益。**对我们家族而言，没有比保卫祖国免受侵略更崇高的斗争了**。"

Benedict Leo Stephens 的父亲，前沙巴首席部长**唐纳斯蒂芬斯**在悲惨的充满疑云的 **1976 年 6 月 6 日空难**中和他的几乎全部主要的内阁成员一

起到纳闽和“国家石油公司”谈判，回程亚庇，即将降落亚庇机场时，飞机突然连续两次爆炸坠毁身亡。这“六六空难”成了沙巴人民心中永远的痛。